

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第七辑）

兴县

方言研究

乔全生◎主编



史秀菊 双建萍 张丽◎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作者简介

史秀菊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全国方言学会会员，山西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山西方言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汉语方言学等。曾在《中国语文》、《方言》、《语文研究》、《语言研究》、《语言科学》、《中国高教研究》等学术杂志发表科研论文30余篇，主要著作有《语境与言语得体性研究》（语文出版社），《河津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之一），《孟县方言研究》（九州出版社《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之一），《山西方言与普通话》（中国科技出版社）等，曾主持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两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

双建萍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副教授，山西大学文学院硕士。从事语文教学与汉语方言研究。发表文章有《现代汉语中“们”的用法》《从〈红楼梦〉中王熙凤与平儿的言谈看语言表达的得体性》《俗语中的妇女观》《概念整合理论视觉下的网络语言研究》等。曾参与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一项。

张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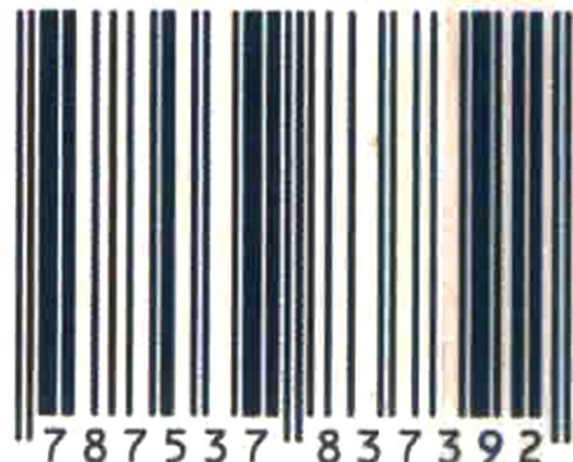
山西兴县人，生于1987年4月，硕士研究生学历，2006年9月到2010年6月就读于山西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0年9月至今就读于山西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从事汉语方言研究工作，2010年在《太原晚报》发表《山西方言中的喜鹊和乌鸦》，2012年在《现代语文》发表《山西兴县方言的量词重叠式》，曾参与《交城方言研究》的校对。

兴县方言研究

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第七辑）

责任编辑 刘卫红 装帧设计 名典印业

ISBN 978-7-5378-3739-2



9 787537 837392 >

定价：392.00元（全八册）

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第七辑）

乔全生◎主编

史秀菊 双建萍 张丽

兴县 方言 研究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兴县方言研究 / 史秀菊, 双建萍, 张丽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2.7

(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 / 乔全生主编. 第7辑)
ISBN 978-7-5378-3739-2

I. ①兴… II. ①史… ②双… ③张… III. ①西北方言 - 方言研究 - 兴县 IV. ①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2099号

书 名	兴县方言研究
著 者	史秀菊 双建萍 张丽
责任编辑	刘卫红
装帧设计	名典印业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德胜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194 1/32
字 数	2290千字
印 张	102.25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739-2
定 价	392元(全八册)

《兴县方言研究》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任：史建春

副主任：刘五娥 白连厚 王海涛

编委：王永计 贺佩亮 刘支军 乔全生

史秀菊 刘彦琳 张丽 双建萍

高阳 霍苗苗 杨瑞萍

出版前言

1984年，李荣先生在给《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写的序中说道：“山西方言在我国北方方言里是比较复杂的。对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开发。”18年后，经过省内外山西方言研究者的共同开发，写出了40余本方言志，在此基础上，由侯精一、温端政主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编辑出版了120万字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这些成果为全面记录山西方言，进一步研究山西方言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研究课题的深入和研究视野的扩大，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晋语在北方方言里的复杂性，这个“无穷无尽的宝藏”还需要继续开发。

2002年，由乔全生教授主持的《晋语史研究》项目，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获准立项，项目号为“02BYY009”。后以《晋方言语音史研究》结项，并鉴定为优秀。此后，我们团队成员史秀菊教授、白云副教授相继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方言语法史研究》（结项）和《晋方言词汇史研究》（在研）。2007年，乔全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乔全生、王为民完成后以“免于鉴定”结项。历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共时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晋方言演变的时间和规律，必须以各片翔实、准确的描写、记录为前提。作为晋语史研究的先期成果，由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所长乔

全生教授主编《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这套丛书不强求体例的一致，重在挖掘与官话方言不同的特点。

2010年，我所以乔全生为首席专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这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了编纂汉语方言文献集成的决心，搜集方言历史文献固然重要，但抓紧整理研究今方言尤为紧迫。今天的方言材料就是明天的方言文献，今人的方言研究成果何尝不是后人的珍贵的历史文献。这套丛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后人研究晋方言演变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该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振兴教授赐写总序。先后有多位前辈专家支持、帮助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此，谨向各位前辈专家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向参加这套丛书编撰工作的省内外方言工作者表示敬意。

在出版该丛书的过程中，各县市有关领导和部门也给予了大力资助，2011年，我所获准成立“方言与口传文化典藏研究中心”，作为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每年均得到一定数额的经费支持，这就大大加快了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的调查与出版，在此也向山西省教育厅科技处和山西大学社科处表示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刘卫红编审，没有他们的精心安排、策划，这套丛书是不能顺利出版的。

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2013年4月

序一

张振兴

2002年8月下旬，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见到了山西大学的乔全生教授。他告诉我，几年前我们一起设想的《晋语史研究》已经通过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希望借着这个机会，组织撰写并出版一套《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作为这个项目的前期研究成果。他计划选择平鲁、武乡、长治、万荣、临猗、霍县、汾西、临县、代县、五台、太谷、娄烦、中阳等十多种能够覆盖山西各片的，有一定代表性的地点方言，作为深入调查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撰写各个地点方言的研究报告。每个报告大致以他的《洪洞方言研究》(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为蓝本，本着“细致描写，科学分析，突出重点，不拘一格”的原则，全面记录所在地点的方言全貌，包括方言的地理概况、语音描写、历史音韵、词汇研究、语法专题研究等方面的内容。他为此征求我的意见，还希望我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

我因为日常工作的关系，对山西方言也略知一二，但并没有做过认真的调查和研究，所以实在提不出什么意见或建议。不过对于乔全生教授的这个计划，真的非常高兴。海内外语言学界很多人都知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侯精一、温端政、田希

诚、陈庆延等教授的带动下，山西方言研究曾取得过堪称辉煌的成绩。国家“六五”社科基金规划重点项目《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37种(语文研究增刊等，1982~1991)、国家“七五”社科基金规划重点项目《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山西的方言研究曾经有过短暂的沉寂。现在，由乔全生主持的《晋语史研究》项目，以及规划中的《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还有其它一些正在进行中的研究计划，意味着山西方言研究已经走出低谷，标志着山西方言研究的重新崛起。更加令人高兴的是，这件事情还标志着山西语言学界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已经脱颖而出，他们已经具备了必要的能力和素质，能够承担重大的研究课题。通过重大项目和课题的锻炼，他们正在或已经走向成熟。未来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从山西新一代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历程中，我们确实看到了汉语方言学的未来，看到了汉语方言学的希望。

李荣教授在《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总序”里，对山西方言和山西方言研究曾经作过一段著名的评论。他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开发。”为了开发山西丰富的语言资源，中外学者曾经做过长期的努力。早期的山西方志就有很多关于山西方言的记录，例如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序刊本《临晋县志》对很多当时词语的记录，至今都很有参考价值。刘文炳 1939 年的《徐沟语言志》，以及他的关于山西方言的许多其它论着，已经具备了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初步特征。在海外的学者中，最早较系统地调查研究山西方言的，应该是瑞典的

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1889—1978）。他1910年到山西先后调查了太原、太谷、兴县、文水、大同、凤台、平阳等地点方音，并且把其中的很多字音材料收进他的著名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里去。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山西的语言学者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历史上第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并且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山西方言概况》，初步反映了山西方言的整体面貌。中外学者的这些努力，为后来的山西方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山西方言研究的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形成的。除了上面说到的《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和《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以外，我们应该特别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里的B7“晋语(山西省及其附近地区)”图及其文字说明。本图首次以大幅彩色地图的形式，对山西省及其附近地区的汉语方言进行了分区，同时根据李荣教授的意见，把“山西及其附近地区有人声的方言”从以往笼统的“北方官话”范围里分离出来，确立为“晋语”。就山西省内而言，除了南部运城、闻喜、万荣、绛县、洪洞等十几个县市属于中原官话，东北部广灵县属于冀鲁官话外，境内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都归属于“晋语”。“晋语”分立是山西方言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引发了海内外众多语言学家关于山西方言分区及其特点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历经十几个年头至今不衰。这种热烈的情景在汉语语言学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场讨论尽管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是大家都承认了山西方言，特别是晋语的许多特殊性，在这一点上却是十分一致的。更加令人高兴

的是，正是这场大讨论，把省内外和海内外的许多语言学家的眼光引向山西，把山西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引向深入，使山西方言的调查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乔全生教授对上面这段简单的历史是深谙洞察的。他不但完全清楚山西方言调查研究目前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而且也清晰地看到了山西方言调查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演变方向。所以他提出的撰写和出版一批《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的规划，是非常适时的，肯定是可行的，也是很有远见的一个重大举措。我们现在的汉语方言研究，面上的一般研究不见得太多，但是对具体地点方言的重点研究肯定太少。如果每个省区，或者每个方言区内，有十几二十个具体地点的重点调查研究，我们对那个省区、那个方言区的方言的总体认识就有可能得到提升。前些年山东省撰写并出版了一批重点的方言调查报告，学者们因此对山东境内的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就有了很多新的了解；近年来湖南省也出版了一批重点的方言调查报告，因此清晰地呈现了湖南全省方言的面貌，对于我们了解湘语方言大有帮助。这些都是很值得肯定的成功经验。乔全生教授告诉我，他规划的这套丛书，根据经费筹措的情况每年出两三种，三五年内就能出十几种，这就非常可观。到了那个时候，学者们也许还对“晋语”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也许现在的这场讨论那时还在延续，那么，大家都拥有更丰富、更细致、更深刻的语言事实。最后让事实来做结论。

我跟许多方言学界的朋友都有一个共识，认为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是一门朴实无华的学问，无须刻意在其它方面追求出奇制胜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要依靠实实在在的田野调查，以获取第一

手的语言材料。要善于罗列事实，善于分析事实，不要怕有人说我们“只会罗列事实”。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方言的比较研究，才谈得上方言与社会、文化等其它人文学科的密切关系。我希望《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每一个地点方言的调查研究人员，都严把“事实”这一关。

我与乔全生教授交往有年，时有书信往来，切磋学问。他年富力强，虽然担负着非常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专业上仍然孜孜以求，丝毫没有松懈。这几年他连续发表或出版了很多重要的方言研究论着，例如论文《从洪洞方言看唐宋以来助词“着”的性质》，专着《洪洞方言研究》、《晋方言语法研究》等等，都以事实可靠、材料扎实见长，有关的分析和解释也都合理实在，透露着一种严谨朴实的学风。我十分有限的有关山西方言的一些知识，有的就是从他的论着中知道的。现在由他出来筹划和组织《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这样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够办得好。我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中青年学者，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和责任心的人。

是以乐为之序。

2002年9月1日于北京东湖别墅

序二

抢救人类文化遗产 传承地方历史文明

兴县地处黄河中游，吕梁山脉北部西侧晋西北黄土高原，东与岢岚、岚县接壤；南和临县毗连；北同保德为邻，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神木县相望。行政区划属山西省吕梁市，是山西省版图最大的县。全县总面积 3165.3 平方公里，总人口大约 28 万，以汉族为主。

兴县历史悠久，建制沿革变迁频繁，早在 5000 多年前就有人群生息、繁衍，直到北齐始置蔚汾县，后数易县名，至明洪武二年始称兴县。兴县也是革命老区，民国二十六年（1940 年）“晋西事变”后，当地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兴县成为了著名的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晋绥革命纪念馆内征集有历史图片、战争年代实物、书籍、文件等革命历史文献和抗战时期的革命文物。

兴县景色宜人，文化积淀深厚，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俗称的“两馆一园”和“两山一洞”。“两馆一园”即晋绥革命纪念馆、“四八”烈士纪念馆和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晋绥革命纪念馆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县城西 7 公里的蔡家崖村，曾是贺龙元帅及八路军 120 师生活和战斗过 11 年之久的根据地；晋绥解放区烈

士陵园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县城北部；“四八”烈士纪念馆位于县城南 60 公里的东会乡庄上村北、黑茶山东侧，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两山一洞”即石楼山、石猴山和仙人洞。石楼山的“石楼晚照”闻名遐迩，另人叹为观止；仙人洞位于县城东 20 公里的交楼申乡新舍窠村，洞口仅容人侧身进入，走约百步，地形开阔，东南方有宽大洞穴，高数丈，四旁倒挂钟乳，再深入，有水宽数丈，色黑不见其源，水上有独木桥，无人敢过，洞口原有道观。

此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茶山的“茶山积雪”也分外美观；位于魏家滩镇木崖头村的天谷崖水库，可以说是“天古绝壁雄奇俊伟”，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境内还有其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13 处，其中，石楞则、蔡家崖 2 处的仰韶文化遗址，蔡家崖胡家沟的明代砖塔，蔡家会古戏楼，县城南山石窟等，既有观赏艺术价值，又有史学研究价值。

兴县人才辈出，历史上，有过“一门三进士”的孙嘉淦一家；晋绥边区著名开明士绅牛友兰及其子牛荫冠；中国共产党人刘少白；获得周恩来亲自书写和颁发奖章的贾宝执；《九九艳阳天》的创作者高如星等。他们的奋斗精神、他们那为家乡、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世人的心中。

兴县三面环山，交通比较闭塞，因此，本县语言中保留了较多的古音古语，语言的土语色彩浓重，很多词语无法用恰当的文字来表示；兴县方言属晋语吕梁片汾州小片，晋语的主要特点在该方言中都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兴县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音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兴县方言也是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重要的组

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兴县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农业、工业、教育、卫生、城建、交通运输等的腾飞前所未有，兴县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但随之而来的是方言的急剧萎缩，很多方言语音、词语在青年一代口语中正逐渐消失，抢救兴县方言迫在眉睫。

感谢《兴县方言研究》的出版。这本专著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兴县方言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分析，挖掘了大量有价值的方言事实，客观全面地总结了兴县方言的特点，把兴县古老而独特的方言永久定格下来，为抢救兴县方言、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调查、研究兴县方言，挖掘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方言特点，为弘扬民族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兴县政府副县长

2012年10月于兴县